

林獻堂

灌園先生日記(四) 一九三一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4, 1931



著者：
主編：

Author: Lin Hsien-t'ang
Editor: Hsu Hsiang-shan

灌園先生日記(四)

一九三一年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Vol. 4, 1931

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

編輯者：許雪姬

共同註解者：許雪姬、劉素芬、周婉窈、鍾淑敏、何義麟、呂紹理、劉世溫、李毓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〇五三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二二九一六

劃撥帳號：17308795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034172-5 近代史研究所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二九四號十一樓之五

電話：(〇二)二七〇五四二五一

定價：精裝五〇〇元；平裝四〇〇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

ISBN·957-671-830-9 (第四冊·精裝) 957-671-831-7 (第四冊·平裝)

序

《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民族運動的先驅林獻堂先生所留下來的珍貴史料，日記始於一九二七年，止於一九五五年，前後共二十九年，其中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缺，故全套日記共有二十七冊。這部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由於林獻堂的地位高，參與的活動多，因此這部日記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台灣史，想研究日治、戰後時期台灣史的學者莫不期待能先睹為快。

民國八十七年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設立五週年時，在獻堂先生長孫林博正先生同意之下特別展出全套日記，其史料價值立刻引起各界的重視。以此為契機，在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台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的努力下，得到林博正先生慨允同意，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簽約，將出版權讓渡給中央研究院，而預定在五年內全部出版。

由於本日記內容包羅萬項，人物頗多，若不加以解讀，唯恐讀者難以瞭解，因此自民國八十八年四月起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定期對日記做逐日校讀，參加者為本院近史所、台史所同仁及院外有興趣的同好。目前解讀的工作仍在進行，而出版的工作也刻不容緩。

如今日記即將出版，我要特別感謝林獻堂先生的後代將這部日記提供出來，以及為這部日記解讀、出版的同仁。謹為之序。

李達
折口

《灌園先生日記》序

余六歲時喪母，遂由先祖母收養，因此才能有與先祖父林獻堂共同生活的機會。令人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的時間僅有短短的八年歲月，民國三十八年他老人家選擇離別奶奶與我而遠渡重洋至日本醫治頭眩宿疾，最後落得客死異鄉，未能再回故土。

憶及當時年幼無知，經常爲了人家的閒言閒語，說我是有錢人家林獻堂的孫子，而反常的覺得爲什麼不能和一般人一樣受同樣的看待，心裡有一點好像是被輕視似的，使我感到不平與無奈。當時我只知道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富裕很多，但是日常行動並不是很自由，每次出門必定有人隨侍陪同，時常引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對自己如此的出身竟產生一些莫名的反感。然而現在回想起來，卻覺得當時能有那樣如王子般的生活水準，應該要比任何同齡小孩都來得幸福知足才是。

說句實在話，當時我只知道與我們家來往的知名人士頗多，但並不明瞭祖父所從事的社會政治活動與台灣人民的權益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長大後，才逐漸瞭解自己的祖父於日治時期及台灣光復初期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有過一段轟轟烈烈的作爲。

我很後悔在祖父過世以後，曾經搬進他的房間住過一段時間，眼看著他老人家用過的東西，包括那些寶貴的日記本，堆積在書桌上任憑灰塵的侵蝕，偶爾會翻開來看看，祇感覺到他所寫的字相當端正，但從來就沒有興趣去瞭解裡面所寫的內容。當時也不懂得如何把這些日記本和

他用過的東西想辦法保存起來。時光如此飛逝，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要收集這些日記本時，它們早已不在原位，也不知去向了。

以下謹就我如何用心將先祖父林獻堂留下來的日記本，重新找回來的經過作一個敘述：

首先我由家人得知彰化銀行在祖父過世以後，委任了曾經擔任過他私人秘書的葉榮鐘先生執筆編寫《林獻堂先生紀念集》，他因需要資料作參考的關係，曾經向祖母借去了祖父的日記本共十七冊。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出版後經過很久的時間，他仍然沒有要將日記本歸還我們的意思。有一次，當我登門拜訪要向葉先生索回日記本時，他的回答是這樣的：「林獻堂先生的日記是全台灣人共有的，你雖身為其長孫，但你並不能獨自一個人據為己有，將來有一天你如設立了『獻堂紀念館』之類的，我才還給你去擺設在那裡面，永遠保存下來。」聽了這番話以後，我只好打退堂鼓，等待他日時機的來臨。經過多年後，聞知葉先生已過世了，我才託平時與他親近的友人向他夫人說明原由，始獲首肯，悉數交還給我。

先祖父滯日期間也和過去在台時一樣，連續不斷地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往生為止，前後七年共寫有五本日記。經託人打聽後，方知這些日記原來是寄存在前東南商事株式會社社長林以德先生家裡。民國六十二年間，我和家人移居美國洛杉磯時，經常回台探親，而每次探完親回美途中，必在東京盤桓數日，然後再取道返家。其中有一次特地去拜訪林以德先生的夫人，並向其提起祖父的日記，她即欣然全數交還給我。我帶回洛杉磯後，時常苦於不知用何方法將日記帶回台灣，因當時台灣戒嚴令尚未解除，如若在通關時被以思想有問題而加以查扣時，豈

不可惜萬分。此時剛好有一位姻親在華航當機長，彼經常來回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知他以機長身份，因其職務被尊重的關係，在通關時無需開箱受驗，可以安然無事通關，我才放心把這五本日記本託他帶回台灣。

我於民國六十八年由美國回歸台灣時，手裡已有祖父的日記共二十二冊，後來又增加到二十七冊，那多出來的五冊要歸功於我的堂兄林正方先生。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叫做 Johanna Menzel Mcskill 所寫的一本有關我們霧峰林家的書，書名為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閱讀之後，他有所感觸，因此對族人說：「人家美國人都重視我們林家過去的歷史，把它寫成一本書出版，我們身為林家的子孫也應該自己寫一本有關祖先的事跡，讓後代的子子孫孫能夠知曉先人遺事。」於是乎，他就出資聘請台灣大學歷史系的黃富三教授執筆撰寫有關林家過去的浮沈史。爲了尋找參考資料，我曾經陪同黃教授及其助理到霧峰舊厝翻箱倒篋，無意中竟然又發現了五冊林獻堂的日記，到此爲止總計已有二十七冊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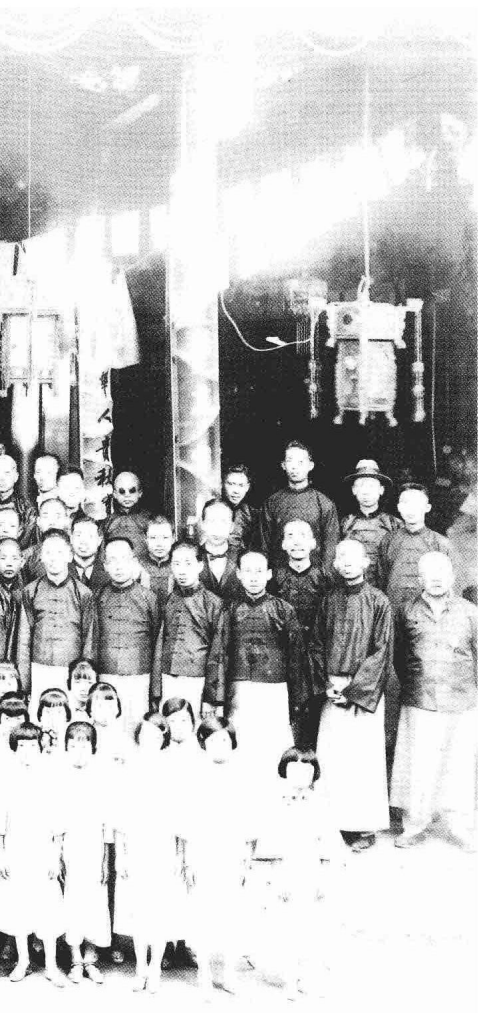
有了這二十七冊先祖父的日記本之後，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鼓勵並催促我把它出版，但因出版的方式（影印出版或排印加上註解），未能下定決心，竟然一拖就是十幾年而毫無進展，幸好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五週年的慶祝會中，有緣與近史所呂芳上所長、台史所劉翠溶主任見面談起這件事，不意這件難題竟然迎刃而解了。我真感謝呂所長、劉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好意，讓我有機會把先祖父的一生日記給予出版流傳百世。我在此也要感謝許雪

姬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學者的鼎力相助，才能把這個艱難的工作完成。

林博正



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1931）7月8日，霧峰庄新舊庄長送迎會，這是當天宴會的合照攝影，地點在林家下厝大花廳正廳，前排坐者左一林春懷、左四林夔龍、左五林瑞騰、左七莊太岳、左八林猶龍（新庄長）、左九林階堂（舊庄長）、左十林獻堂、左十一久保基樹警部補、左十二萱場三郎霧峰公學校長、左十三林資彬、左十四施純錠、右二林其賢。



楊水萍（林朝棟妻，正中坐者）生於 1848 年，卒於 1935 年。夫林朝棟 1904 年過世後，與長子資鏗同住 在漳州，1925 年林資鏗為軍閥張毅 所害，楊水萍乃回霧峰，此為其 70 大壽祝壽的場面。其右一為林瑞騰（林資鏞），乃其當時僅存的兒子， 右二林仲衡，在林朝棟諸子中行 二，兩人之妻各在楊水萍之左，林 瑞騰之妾洪浣翠則在楊水萍之後， 林仲衡旁為女婿王大貞。





櫟社三十週年紀念會在王了庵撞鐘後開始，時爲
 1931年11月22日下午2時，櫟社成員與來賓共
 有四十多人參加，在霧峰林家下厝大花廳攝影留
 念。前排坐者右一傅錫祺，第二排立者左一林耀
 亭、左二林幼春、左四張玉書、左五林階堂、左
 六林獻堂、左十鄭汝南，第三排立者左一陳懷澄、
 左二蔡子昭、左三莊太岳、左五張升三、左六張
 棟梁、左七吳子瑜，後排立者左一呂蘊白、左二
 呂靈石、左三吳燕生、左六林資彬。

澄堂四弟大鑒昨奉 覆書敬悉合家安泰不勝欣慰

相隔萬里 母親與各 尊長已不候時面請 安又

不候與我 弟姊妹常相聚首所憑以稍慰離悵

者全仗我 弟尺書相告手安已耳 弟家康安已極

欣慰至 賜款層匪債大魁千元僅以百未多過於

虧損俟報債恢復年常再行匯來以無不可從

之在臺自 母親負背家金賴我 弟維持日天安

全發達以昌大門闊其恩澤澤遠且被及遠隔萬里

之知此情此德立昇帝霄肉所可比擬 弟家皆團

堂島回東所和 弟皆以 弟感情如星之今要不時

為念道也此間亦叨 福平安小孫應相日較健康且

幸年雖小 甚儉朴性上聰明伶俐懷書寫字頗具

預性姊 家長輩皆極疼愛皆言以為其天性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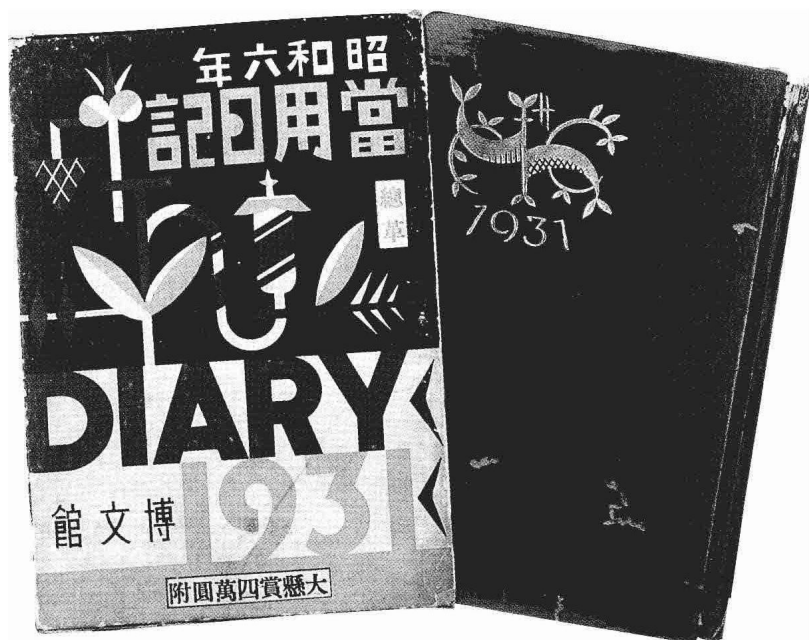
其祖云云是以姊 弟悲喜得此於一慰信事此信

太安 弟弟拘此信 安未另再遠叩

莊氏母親大人金鑒 二伯 三叔 大弟安 愚弟金蓋 拜啟

三叔 大弟安 愚弟金蓋 拜啟

林澄堂的二姐林金蓋（丘樹甲妻）住廣東蕉嶺，給四弟林澄堂的信，信中說，因匯兌的關係，所以要寄給她的一千元，只能兌六百，應待銀價穩定後再寄。時為1923年（大正12年，是時其長子琨、次子琦皆已歿。）信中第二行的母親指莊氏粉娘，為林文鳳繼妣，第七行的母親是指曾氏雍娘，為林金蓋的親生母親，卒於1919年（大正8年）。



1931 年日記冊封面及封套。

民國八年八月四日 星期四 晴 雨

往台北吊蔣遷

九時抵台北。注射時休息二十分鐘。收板行。十時半至車站。先到吉靈館。看軍醫。命軍醫代往。台領金五百元。將以作蔣之遺費。此後新樹米沙谷。而致謂其係非重。應往新樹。食六分。十二時。十時抵台中。驛成。此在相持。同乘急行車。往台北。四時到。大安。蔣將遺骨。抬着。呼。十時。其。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同志。音。各。已。則。悲。莫。其。焉。不。禁。有。主。動。次。會。其。妻。大。公。委。所。公。子。松。揮。弟。渭。川。其。其。患。病。則。不。時。流。淚。謂。其。將。死。入。此。病。院。司。以。月。份。給。其。分。賜。空。扶。斯。能。於。之。速。速。運。動。已。公。第。三。期。我。道。同。志。皆。趕。不。及。須。俟。助。其。產。婦。有。年。之。進。出。余。一。嘆。之。然。後。取。出。遺。像。與。石。氏。乃。詳。以。到。高。義。胞。武。靈。傳。來。晚。後。呈。給。金。川。其。所。設。立。非。蔣。氏。之。若。深。惜。其。氏。族。運動。之。精神。而。安。乃。安。座。運動。也。之。時。四十。不。式。至。金。三。人。先。食。蔣。傳。乃。述。日。刊。與。世。並。其。務。局。長。之。蔣。氏。

民國八年八月七日 星期四 晴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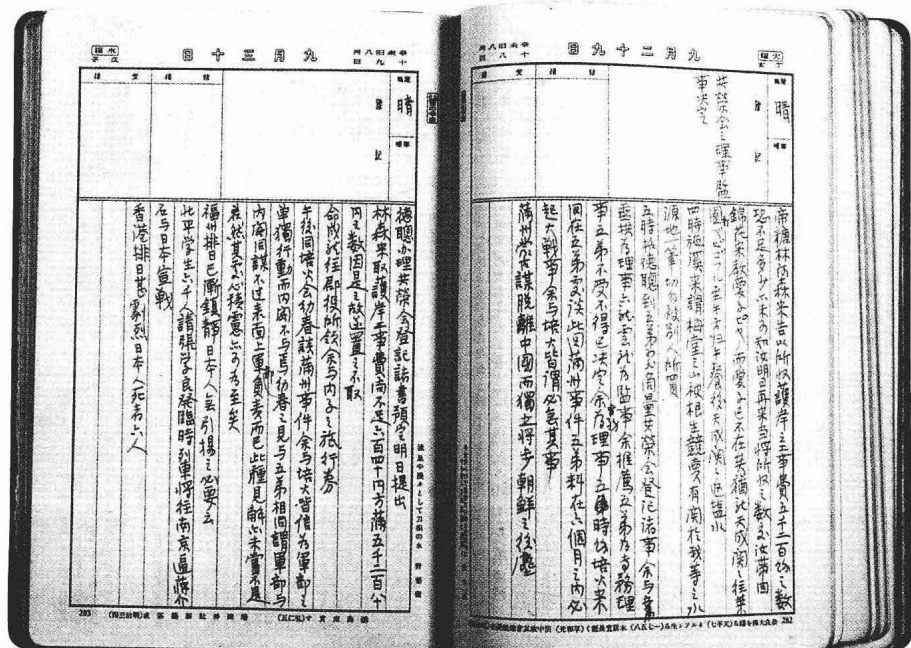
往台北吊蔣遷

德溪。媳婦。甚。其。其。印。氏。來。請。余。分。配。德。溪。之。遺。像。余。因。未。知。其。詳。不。敢。許。之。

午後三時。停。而。聯。至。一時。以。方。停。夜。八。時。子。婦。來。請。余。小。德。溪。之。遺。像。

渭。水。病。余。因。右。肋。痛。不。能。往。視。死。後。欲。往。拿。其。入。謂。渭。其。世。然。後。往。其。出。殯。日。空。在。午。三。時。期。南。父。非。往。一。忽。其。遺。像。心。甚。不。安。與。內。子。猶。兒。有。遺。像。余。明。日。上。此。後。夜。終。歸。不。能。成。寐。

1931 年 8 月 7 日、8 日之日記原件，記述弔唁蔣渭水時之悲痛心情。



1931年9月29日及30日之日記原件，可看出時局緊張，中日戰爭即將爆發。

解讀凡例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但是日記中有許多人名，包含許多事務，要看懂這本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相當困難，因此決定加標點註解後才出版。民國八十八年「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終於成立，主要成員有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副研究員劉素芬，台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周婉窈、助研究員鍾淑敏，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助教何義麟、助理劉世溫（政大歷史所碩士）。以後也陸續加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班李毓嵐和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呂紹理、台灣科技大學助教范燕秋、淡江大學副教授陳翠蓮、政大歷史所博士班林蘭芳、何鳳嬌、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張季琳。解讀的地點在台史所籌備處會議室，時間固定在每星期一下午二時到五時，每次大約解讀一個月至一個半月，每一年份的日記由一人主講，進行逐字校讀，再進行解讀工作。

有關日記解讀的內容包括下列數項：

- (一)標點、校對：文中如有錯字，以〔〕將正確的字更正於後；漏字則以【】補之。
- (二)解讀內容包括日記中的日式漢文名詞解釋：如立會人、引受、寄附、打合、乘合等；人物說明：人物往往只有名沒有姓，或寫錯字，都必須一一註出；專有名詞：如婦女親睦會、興農倡和會等；風俗習慣：如點主、分墓糶等。
- (三)標明人物中彼此間的親屬關係：日記是以林獻堂為主去稱呼親戚而不提其名，如彰化